性本善

四〇：喁喁夜話情見乎詞

「舍利子」裝在厚水晶盒中，下面裝有小電燈，反照入六合透明之盒，照如紅色晶瑩的一粒綠豆大小的「修煉的精華」，供於大神桌之後，法師塑像金紅佛龕之下的長案正當中。禮拜者先在前面許多拜墊上叩禮，起來後繞入這香案與座像間，可就近細看。陳其禮見曾小姐虔誠拜佛，便也隨着拜下，其他遊客無一人不行禮，其中有三鞠躬者。

「我是以禮從俗！」黛安娜因這位男友隨她同拜，在看過舍利子後說了這話。陳其禮道：「英國國教——安格里堪，入堂即取墊在座位下跪叩，一如天主教的聖堂，我也習慣了如此。我的中學便是英國聖公會辦的，在香港後十一年便有我的母校男保羅。」

「難怪，我知道是最老的。」——「伍廷芳博士當過校長的，在辛亥以前。他民國初年出任駐美公使，唐紹儀當欽差大臣去美，顧維鈞博士正讀博士！我父親告訴我的，他也是保羅出身，直接留英的，倫大政經學院學位，但沒趕上聽拉斯基的課，倒在初到英國時，蕭伯納、羅素還在世。」陳其禮這些話，堅定了這位千金小姐對他的「意心」。

「我！真的……愛上他了。」遊罷返涵碧樓晚飯，很豐富，却沒味道。羅小姐報告：「如在房間騎樓上對住湖看日出，請各位自己用電話——叫『毛鈴可兒』！但我們明早早餐是八時，九時上車回台中，參觀台鋼、台船，火車去高雄。高雄是南部第一大商港，也是工商業中心。」

陳其禮對黛安娜說：「我想看湖上日出，你以為怎樣？」——「日出夏天，尤其台灣在東，雖不過百多週爾，比香港天亮早，不過早起不到一小時，這機會怎可錯過？」兩個仍分先後入浴，他們珍惜友情，以禮作「緩衝意識」。當黛安娜已上床，她說：「你快冲凉，我先躺下，不會就睡着的。我讀報紙，看北京學運。」——「我在汽車上讀過一些，這比十年動亂，價值高多了，甚至可以說是求得民主、自由的第一次全民的堅持表態！」

他入浴了，在熱湯中，突然「雀躍」，這是青春男女的自然現象，他忍耐了。「用冷水最後冲冲？」因為冷水刺激了「小我」，是更健壯的，幸而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出浴後，他着了空心日式長睡衣，黛安娜將報紙放下道：「李總統已命有關研究者，對大陸學運關心，台北昨天有聲援大遊行！」

盲咒 ■田長歌

四〇：講也都得

盲公華曰：「然，然，但我並不是因為這支卦至咁講，亦不是因為你夠靚至講，而係依書直說。」

師姐容曰：「咁我姻緣好不好呢？」

盲公華曰：「好事多磨一句講晒，不過你已有意中人。」

師姐容曰：「師傅，眞不眞？」

盲公華曰：「百分之一百，雖然你畀個錯誤時辰我，但我亦知你有心上人。」

師姐容曰：「好，就算有，你又認為我會不會同這個人天長地久呢？」

盲公華曰：「小姐，我可否唐突講一句說話。」

師姐容曰：「得，你講也都得。」

盲公華曰：「小姐，你性需求幾大。」

師姐容曰：「吓！乜你咁講！」

盲公華曰：「一定要講，因為關係到你終身幸福。」

師姐容曰：「有乜關係嗜！」

盲公華曰：「關係甚大，這個人如果不能滿足你性需求，你會另外搵人。」

師姐容曰：「師傅，你為乜講這些嘢！」

盲公華曰：「此事關係重大，女人冇乜嘅，窮一些，冇錢一些冇所謂，最緊要性方面可以滿足，你個位心上人，一定可以滿足你！」

師姐容曰：「你又點知嘅？」

盲公華曰：「我知，聽你把聲就知。」

師姐容曰：「又會咁神奇！師傅，你算錯了，我根本冇心上人。」

盲公華笑曰：「你可以否認，但我照直講。」

師姐容曰：「咁我係冇心上人呀！」

盲公華曰：「小姐，你是顛倒衆生的靚女，不過有時不可恃。」

師姐容曰：「我冇呀！我冇恃過。」

盲公華曰：「冇就好，我提醒你而已。」

師姐容曰：「我幾時至可以結婚？」

都市寫真 文·黃郎 畫·袁路

她也找到男朋友了

「是的。」

母親不說什麼了。電話鈴響，母親去接了叫道：

「亨利等一等。」

金菲即接電話，林蒼提到今夜到一家酒店二樓的餐廳，那邊有熟人，此刻訂座來得及，她道：

「你去訂座吧！訂到打電話來。」

「請伯母去如何呢？」林蒼問。

「我問一聲……」

女兒問了母親，她說不去，女兒提到明天請她到外面吃飯，母親說自己也有節目呢。女兒答覆了林蒼，他要她等候，不久，電話來說已訂了座，又稱八點二十分開車來接。屆時她看到他用了她送的領帶夾，他們抵該酒店二樓，遇到楊小姐與另一位小姐在飲茶，金菲祇有趨前祝賀聖誕，楊小姐與她握手後也不為她介紹自己的女友。林蒼趨前叫了聲「楊小姐」，她也未為他介紹她的女友。林蒼即與金菲同進餐廳，入座後，見楊小姐與她的女友與二個年輕矮小的男人進來。

他們四人坐得很遠，金菲對林蒼道：

「我很高興。」

「為什麼？」他問。

「她也找到男朋友了。」

「可能是舞伴而已。」

「正如上次你波士請你參加慈善舞會時的楊小姐。」

「是的。昨夜快活吧？欲仙欲死多次。」

「你不快活？」她去捽他的臂了。

「你更快活。」

「怎麼我更快活？」

「男子並無接連的高潮。」

她白了他一眼。那夜，他們不吃聖誕大餐，要了「龍蝦湯」，「龍脷」與兩人合吃的「七打牛扒」，飯前酒是「曼麗血」，餐酒是紅酒。她說：

「今夜我們要早回去了。」

「是的，十二點半我們離開此地。」

他們跳了四次慢舞，楊小姐等兩對也不大跳，跳時又不親暱。林、金到了汽車上，途中，林蒼提到若是明夜她母親出去打牌了，她作何消遣，答道：

「你來我家便飯，飯後聽些唱片、匣帶。」（四〇）

風言蜂語 ■謬倫

加價前夕

據說東區巴士電車服務不足。有待加價好了。

倒米

房委會將修例，令公屋居民更易購買居屋。地產商多得佢唔少。

唔憂冇得住

大鴉洲最終通過建船民中心間接告訴船民：歡迎來港。

花族留痕 ■海辛

四〇：月湘的憤怒

月湘走至距離坐着安麗的沙發，僅三呎遠之地，站定。仇人見面，份外眼明，她雙手搓腰不遜地說：

「你這不要臉，怎麼會在我媽媽的家裡？」

柳如虹迅即替女兒解釋，告訴她白潔瑛在澳洲認了安麗做誼女，她剛從澳洲回來，應「契媽」之邀，才住在這裡。

月湘呵哈了一聲，說：

「教授夫人，唔，我說錯了，是什麼洋鬼子文化官夫人，迢迢路遠，飛回來探望前度丈夫，是嗎？」

安麗低垂着臉，不發一言，心在想——多少年來，為大旗，我跟她明爭暗鬥，狗咬狗骨，唉唉，在這尷尬時刻，我們又逢上了！有誰在後面作這樣安排呢？

柳如虹却為女兒說話：

「安麗已跟洋文化官員分手！她打算回到香港來居住。」

「有這回事嗎？」月湘發出哈哈的笑聲，片刻說：「洋文化官夫人生活過得厭了嗎？西餐，吃得膩了嗎？要回來吃懷舊餐？」

柳如虹的確是個溫婉婦人，她說：

「月湘，你大人有大量，別再撈那些破碗破碟出來吧！過去的已過去，現在大家都年紀不少，特別你鍾月湘，大歌星大明星，不要介懷女孩子時期的爭吵啦！」

月湘說：「我才不那麼小器，我不忿的是人家曹小姐，既千方百計，做了教授夫人，有個幸福家庭，吓，人心不足蛇吞象，見洋官心花花，什麼愛情，什麼家庭，都不願啦！」

安麗忍不住含淚顫聲說：

「我是罪有應得！我是沒有好下場！月湘，你想把我怎麼樣？打我？殺我？任你。」

想不到她會有此一着，月湘退一步，瞥視曹嬌嬌，說：

「不錯，當年我奪大校旗而去，是我不着！可是教授夫人，你害得他失掉教職，毀家，更把人家兒子搶掉，何罪！」

美蘇諜影 ■東尼亞

四〇三：要他保持冷靜

「是的，我們可作地毯式搜查，」伊蓮娜自言自語地說，「這就不難找到那小手提箱的。」

放下咖啡杯——安東洛夫竟兩三口就將咖啡全部灌進肚中——他在房中團團轉，看這看那的，甚至趴在地上，看桌子底有沒有收藏小手提箱，樣子和神態都十分奇怪和可笑。

伊蓮娜則不同，他十分仔細地察看每一個角落，後來又檢查放西裝外衣的衣櫃，在她心目中，衣櫃內是可收藏較為重要的東西的，因此不能大意。

然而，十多分鐘過去了，兩人的搜查仍未有結果。

這不能不叫安東洛夫又焦急又緊張，眼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換言之，距離逃亡的時間也隨之一分一秒地逼近，遲了，就來不及逃亡。

他有點沮喪了：

「伊蓮娜，看來我們逃亡不成了，難道上帝要毀滅我們不成？天啊！怎辦？我們該怎辦？難道要我們客死他鄉？」

「哥薩克的男士，你的男敢到了哪裡？」她却有點嘲諷地說，「冷靜點，冷靜點，再好好想想，也許並不是藏在小手提箱內的。」

「……」他低頭不語了。

「最重要的是冷靜，越危險時越需要冷靜！」她說。

大俠余顧南 端木問雲·文 占秋原·圖

一：血骷髏印

余顧南點頭，掙扎着盤起雙膝來，齊雲高雙掌已按在他後背靈台穴上，將內力源源輸過去。未幾，師徒倆頭頂都冒起白烟。過了頓飯工夫，齊雲高方散功，舉袖拭汗，但見余顧南臉上稍有血色。

薛滿地等人尚在廳中閒話，齊雲高出來，齊要讓位，齊雲高順手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不必客氣，你們在討論什麼？」

岑英問道：「齊掌門，余大俠傷勢如何？」

「沒有大礙，休息半個月料能痊癒。」

辜行難接口道：「老大見一枝遼兵折南而去，咱們正在談論是否漏夜去刦軍營！意見紛紜，未有定論，未知掌門有何看法？」

齊雲高眉頭一皺，道：「刦軍營？一者遼兵未必會紮營；二者以咱們匆促而去，事先既無準備，又不知敵方之佈置，莫說成功，隨時還會被陷在陣中！」

岑英一拍大腿，「這正是英雄所見畧同！」

樓師遠道：「難道咱們便放棄計劃，各自回家不成？」

齊雲高倏地目光一亮，道：「不如咱們混進燕京施襲，耶律大石得訊之後，必定會趕回來救駕！」樓師遠等人連聲稱妙，只有岑英眉頭深鎖。

齊雲高詢道：「岑莊主有何高見！」

岑英沉吟道：「遼國如今正值風雨飄零之際，出入搜查甚嚴，要混進去恐怕不容易！」

齊雲高臉露笑容道：「岑莊主向來與遼兵有來往，必有好辦法可想！」

岑英眉頭一揚，道：「待岑某漏夜出去找位朋友，看看能否疏通他！」

辜行難忙加上一句：「此人是否值得信任？」

他見岑英點頭，又道：「如此有勞了！」

岑英去後，樓師遠忍不住低聲問道：「老二，此人靠得住嗎？」（四〇）

城市之光 ■匡成

攀高峰（九）

安妮一聽就明白了，那是徐應彪計劃的一部份，讓趙公子有機會單獨親近自己。

趙公子聽到了這個優差，自然是求之不得了。他連忙道：「徐兄，你家中有事，請先回家，安妮我會護送她回家。」

安妮關心地着他先回去。

徐應彪一走，趙公子就更加賣弄細心了，而安妮也乘機放電。

吃飯了後，餘興未闌，趙公子提議去跳舞，安妮沒有反對，而且表示欣然。

這一夜，趙公子帶着了安妮到處遊玩，直到夜深了，然後送她返家，本來要送入屋，但安妮說不方便而婉拒。

他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她，又問她的電話號碼，然後按着電梯門，等她入屋，她乘電梯而去。

第二天中午，安妮起床不久，就有電話找她。她接聽，原來是趙公子。

「午膳吃了沒有？」趙公子說。

「我從來不吃午膳的。」

「飲下午茶又怎樣？」

「對不起，下午已有約了。」

「什麼時間你有空？」

「今天忙死了，明天也抽不出時間，後天的下午，可能比較清閒一些。」

「就後天罷，約定的了。」

禍車 ■王方

九：約法三章才結婚

譚天娜自然是一位新潮的女性，她在結婚之前，已經有不少男友，而林明不過是她那批密友之一。

新潮男女，婚前有一個以上的異性朋友，而且是親密的一類，一點也不稀奇，林明與譚天娜這對新潮男女，婚前都上過床，而亦與其他異性朋友上過床。

但這兩個人在結婚之時，曾經約法三章，那就是，結婚之後，雙方都與異性朋友斷絕關係，不能再來往，也不能結交新的異性朋友。

林明對天娜既然存有懷疑，他對天娜的一舉一動就更加留意。

天娜與周日清搭上了關係之後，兩個人陶醉於肉慾的享受，初時，兩人還避人耳目，後來，連寫字樓的同事也不怎樣避忌，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由於天娜常常夜歸，林明初時還不怎樣，後來，他從天娜的同事口中，知道了事情的眞相，他就決定跟踪，準備捉姦。

這一天深夜，天娜坐上了周日清那輛賓士，正離開去九龍塘。

當車行不久，天娜發現後面跟着一輛私家車，很像是林明的，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周日清。

周日清把車子行了五分鐘後，才停車。

都市小調 ■陳浩泉

共棲

露薏詩竟然熱情奔放，她緊緊地抱住賈舜之，很陶醉地癱軟在他的懷中。這使賈舜之不禁驚喜萬分，他更加肆無忌憚了。此刻的露薏詩正如一個經年儲蓄的湖泊，表面上看是豐滿、平靜，但只要打開一個缺口，她就會排山倒海般地傾瀉而下，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正當他們在車中熱烈造愛時，前面却傳來了車聲。

來的是一輛亮着燈的的士。

「你看，有車了！」露薏詩坐直了身子。

「別理它，咱們再坐一會兒！」賈舜之說。

「晚了，咱們也該走了。」露薏詩望着回復了寂靜的馬路。

「好吧！」賈舜之開動了車子。

「你不是說沒汽油了嗎？」露薏詩問。

「走到拋錨的時候再說吧！」賈舜之說，「不如到我家去吧！」

「不，你一定要送我回家！」露薏詩的語氣堅決。

賈舜之沒法子。

但是，他相信一道堅固的堤岸已經在今晚給打開缺口了，露薏詩遲早會給他弄到手的。

賈舜之並非太自信，兩個星期之後，他的這個想法就成為現實了。

這天，是露薏詩二十八歲的生日，下午，幾個同事送了個大蛋糕給她。賈舜之即約了她晚上演完「狂歡之夜」後去消夜，替她慶祝生辰，露薏思答應了。離開了電視台，他們先到一家通宵營業的海鮮酒家消夜。直至凌晨時分，他們才離開酒家。這一頓消夜，吃帶子、水魚、石斑……賈舜之花了好不少錢。

然後，賈舜之就帶露薏詩到九龍塘一間「純粹租房」的「別墅」去。

這「別墅」的設備頗為別緻週到。停車場前後有一道矮欄，剛好遮住了客人的車牌號碼，確是巧妙的設計。「別墅」中的保安服務也是一流。

法律顧問

物業租賃四種關係簡析

蔡明森先生：

物業的租賃關係有以下幾種：

一、定期的租賃關係：

這種租賃關係總是通過明確協議制定的。起始日和終止日必須是在租約生效之前預先確定或可以算定的，但租業權必須在二十一年內實際賦予，不然將歸於無效。在約定的期限屆滿時，這種租賃關係將自動終止，不需要發出退租通知。

二、按期的租賃關係，有以下幾種：

①按年度的租賃：這種租賃關係可以通過協議明確表示，或者通過法律的推定而產生。如果承租人支付了年租金的一部份而出租人也接受了，那麼不管租金是每季度付一次，還是半年付一次，法律將推定其存在一個年度租約。如雙方沒有相反的明確規定，則解除租賃關係必須提前半年發出通知，在一個租賃年度期滿時終止。

②按季、按月或按日的租賃：這種租賃關係也可以由明示設立或由法律推定而產生。

在香港，各種類型的租賃都受到「業主與住客（綜合）條例」的保障。

三、不定期的租賃關係（或任意的租賃關係）：這種租賃是在承租人經業主同意佔有其土地時就產生。因此，它是一種明確表示或推定的合同後果。這種任意的租賃，可在任何時候，由任何一方當事人發出通知而終止。

一般來說，如果承租人在他的租約期滿後，經業主同意，仍然處於佔有狀態，就產生了不定期的租賃。如果承租人係根據「業主與住客（綜合）條例」給予的保障而繼續居住，則屬於另一種情況。如果租賃期限為一年，則產生的租賃應屬於按年度計算的年度租賃關係，而不是不定期租賃。

四、逾期的租賃關係（或容忍的租賃關係）

這種租賃關係純屬因法律的推定而產生，是指一個人原先享有合法的租業權，而期滿後，未經出租人准許，仍然佔用着房屋。如果出租人給予肯定的同意或拒絕，就不會產生容忍的租賃關係。

如果出租人同意，就產生不定期租賃；如果他還接受了租金，就可能產生按期租賃；如果出租人不同意，而承租人繼續佔有，那麼，承租人就成為了非法侵入者。

逾期的租賃關係可以在任何時候不經通知而終止。（夏知、新九〇六五〇）

生理淺談

口吃 大腦機能失調 常見語言障礙

麥志强先生：

有的人一說話，就結結巴巴非常吃力，聽的人也心急。這種講話結巴的情況叫做口吃，也就是所謂的「格嗙」。

口吃有兩種。說話時把個別字重複若干次的，叫做陣攣性口吃。另一種叫做緊張性口吃，言語的停滯比較厲害，時間也比較長。

口吃是種常見的語言障礙。「語」是語詞，「言」是把語詞說出來，也就是發出音來。語詞要「想」，「想」靠大腦，想出來的語詞要「講」，「講」靠發音肌肉的運動。但是，發音肌肉的運動是否正常，是否協調，仍然有賴於大腦的控制與調節。因此，人類所獨有的語言機能，歸根結底與大腦皮質活動密切相關，而口吃是大腦語言機能失調的一種表現。

人的大腦由左、右兩半球組成。兩側大腦半球並不完全對稱地參與和控制語言活動。擅用右手的人，他的左側大腦半球的語言機能呈優勢發展，而擅用左手的人則恰恰相反。「優勢」半球一般要到十二歲以後才完全建立。因此有人認為，在個體發育過程中，如果大腦左、右兩半球控制語言的能力相等，有可能發生爭先恐後控制講話的「腦戰」從而引起口吃。不過，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什麼有個別的人平時講話結結巴巴，而長篇大論地發表演說時却是口齒伶俐的怪現象。

口吃常在小時候，二至五歲時發生。小孩一般在出生後的第二年開始學說話。最初是模仿大人詞語的發音，通過反復模仿，語音得以鞏固，然後逐漸把模仿來的某些語音和熟悉的具體事物或現象聯繫起來，而進一步發展為思維，演變為語言。但是，幼兒語言的能力往往趕不上智力的蓬勃發展。除了發音不正確之外，由於思索，苦於不能用適當的詞滙或句子來表達自己的思維，在學說話時，常常會停頓、重復或顚顚倒倒。對於這種情況，如果大人不加以正確引導，反而取笑他，或者排斥他，都會使小孩更緊張而影響他大腦語言機能的正常發展，促成口吃。既然，兒童的語言是在跟周圍人的接觸中、在模仿成年人的說話中逐漸形成起來的，如果周圍環境中有口吃的人，兒童當然也會學成口吃。

學齡兒童或青少年發生口吃，多半因為初入學校或調換新環境，對於周圍的人和事物不熟悉，所以說話拘束，越想說好越說不好，情緒緊張的結果就有可能影響大腦的控制與調節活動，使發音肌肉之間的運動不協調，或有一定程度的肌肉痙攣，而由說話猶豫發展成為口吃。

既然口吃多半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大腦語言機能失調，或者屬於久而久之養成的不良說話習慣，那當然不是「不治之症」。其實問題很簡單，只要決心大，功夫深，口吃完全可以自我糾正。（古月、新九〇三九〇）

文苑

雖九死其猶未悔

中華民族愛國感情影響深遠力量強大

未名先生：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有着優秀的民族傳統，它像甘泉一樣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歲月流逝，光輝不滅。翻開一部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學史，那「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杜甫）的襟懷，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節操，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的愛憎，那「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李清照）的門志，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操）的進取精神，那「天地合，乃得與君絕」（漢樂府民歌）的忠貞愛情等，不是至今讀來仍使我們怦然心動、豁然志移嗎？

在這些美好情操的薰陶中，熱愛祖國的神聖感情給予人們的影響是最為久遠最為強大的。從偉大愛國詩人屈原開始，許多詩人就在同惡勢力的鬥爭中執着地歌唱着「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愛國感情。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一切書籍中他最愛讀的是用血寫的那一類。慷慨悲壯的愛國詩篇就是詩人們用自己的熱血寫成的「血性文章」，是生命弦琴上發出的最強音。例如千古傳頌的名篇——岳飛的「滿江紅」詞，被梁啓超譽為「亙古男兒一放翁」的陸游的「示兒」詩，文天祥的氣吞寰宇，誠感天地的「正氣歌」等等，它們就像一根紅綫貫穿整個文學史中，教育、鼓舞了後代無數讀者。特別是每當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它們更是常常起到振聾發聵、鼓舞鬥志的感奮作用。（漢榮、新九〇六六〇）

講講飲食

螞蟻蝗虫俱成佳餚 自古至今醬炒皆宜

民間食料豐富深受歡迎

陳潔泉先生：

中國的飲食習俗上有不少奇聞，在我國的古籍中，確實是有不少記載的，從中可以看出我國民間食料的豐富，隨着飲食習俗的不斷進化發展，有的被淘汰，有的被保留發展成奇珍佳餚，在這篇短文中，特選兩種介紹給你及其他讀者，以供鑑賞。

螞蟻醬：吃螞蟻在我國是頗有歷史的。據「周禮」中記載，周代設有「醢人」的官吏。專管製醬。周天子吃用的醬有一百二十種，其中就有「蚳醢」。所謂「蚳」就是螞蟻卵，我國周代人取其白色的螞蟻卵做成醬。唐代公路的「北戶錄」中記有「蟻子醬」，「廣人於山間掘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宋代大詩人陸游「老學庵筆記」中也記載了這件事。明代大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人吃螞蟻能益氣力，滋潤膚色。由此可見，我國古代人對食螞蟻的功用是早有認識的，足見我國食螞蟻的習俗是有悠久的歷史的。

炒蝗蟲：蝗蟲，也叫螞蚱。我國有蝗蟲三百多種，如飛蝗、稻蝗、竹蟲、棉蝗等等，是農作物一大害蟲，為害極大。但它却可食，味兒極美，深得民愛。

據歷史文獻記載，漢文帝時，宮內喜歡吃浸漬後拌蜜的桂蠹（天牛幼蟲）和蝗蟲，一直沿襲下來了。宋人周去非在「嶺南代答」中記述道：「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其間異味，有好有醜。山有鼈名蟄，竹有鼠名鼬，鴿鸛之足，獵而煮之；鱘魚之唇，活而臠之，謂之魚魂，此其珍者也。至於遇蛇必捕，不問長短，遇鼠必執，不問大小。蝙蝠之可惡，蛤蚧之可畏，蝗蟲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蜂房之毒，麻蟲之穢，悉炒而食之。蝗蟲之卵，天蝦之翼，悉鮓而食之。」

清代，很多吃蝗蟲的記載，僅在「清稗類鈔」中便有三處。其一是，「粵東食品，頗有異於各省者。如犬、田鼠、蛇、蜈蚣、蛤、蚧、蟬、蝗、龍虱、禾蟲是也。」其二是，「山左食品，有蝗，有蚱蜢，食之者甘之如飴，每以下酒。」再是，「豫、直間，鄉民喜食蝗蟲。火使之熟，藉以果腹。」

直到今天，南北方各省都吃蝗蟲，有的將牠加鹽水煮熟曬乾，與大米混製成粥或餅；有的去頭、翅、足，入鍋煎，佐以新米椒飯；有的用鹽水煮悶後略下辣椒；有的油炸後加醬油薑葱熗煮；或是一烤就吃；有的先醃後的焙乾研碎替代味精。山東舉辦筵席時，常用它作涼碟。（宏達、新九〇五一二）

無奇不有

福州侏儒酒吧 反應譭譽不一

通天曉先生：

接家鄉來信，言及福州開了一間侏儒酒吧，毀譽不一。請問事情眞相如何？

我是福州人

我是福州人先生：

大陸第一家侏儒酒吧二月在福州出現，這家侏儒酒吧原是華福賓館的一個舞廳，因生意清淡改為酒吧，並招聘六名侏儒當招待。誰知酒吧開業後，一百二十多個座位夜夜客滿，每天營業額從四五百元猛增到二千多元。

人們感到奇怪：這些侏儒們似乎比婷婷玉立的妙齡女郎更能招徠顧客。顧客一走到酒吧廳門口，兩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侏儒立即殷勤地做出「裏面請」姿勢，使你不由自主地入內，一睹究竟；待顧客在座位上坐定，侏儒們立即過來抹桌招待；在顧客喝着冷飲的時候，侏儒們便配合樂隊唱起流行歌曲，跳起的士高。

有人指責這是「為富不仁」，「侮辱殘疾人的人格」，「利用人們的獵奇心理吸引顧客」。有人則認為賓館招聘侏儒當招待既能為賓館招徠顧客，又為殘疾人就業開闢了一條新路，是件積德的好事。

有顧客詢問了幾個侏儒，他們並不覺得這是件難堪的事：「我們來這裏是為了發揮自己的特點，幹一番事業的。我們與經理簽訂了三個月試用期合同，試用期每月拿工資三百元，比櫃枱小姐還多一倍。顧客若點我們唱歌，還能多得幾十元小費。顧客對我們都很尊重。」

至於為甚麼侏儒的工資高於櫃枱小姐？「這是因為我們的勞動強度比小姐大，她們走一步很輕鬆，可我們就要走三步了。」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然人們意見不一，但福州的侏儒酒吧仍在繼續營業。

據說這六名侏儒是在福建全省十多名侏儒中挑選出來的。大陸究竟有多少侏儒？還沒見統計數字。隨着福州侏儒酒吧，也許還會有其他的侏儒行業出現。（唐寧、新九〇五四九）

有史為証

元朝皇陵何處尋

葬禮保密不堆墓塚葬地成謎

李力行先生：

中國歷代帝王陵墓，數秦始皇為最侈，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盡後宮之女而為之，高聳的陵塚數十里遠就可看到，墓內還建築各式宮殿，陳列各色奇珍異寶。漢、唐、宋、明、清諸帝陵也極為奢華。唯獨元朝的皇陵至今仍是一個謎，雖然在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有一個成吉思汗陵，但那僅是後人設的一個祭祀之地，眞正掩埋遺體的陵寢究竟在何處？至今仍無法弄清。

蒙古舊俗，人死後，如果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就被秘密地埋葬在他們認為是合適的空地上。埋葬時，同時埋入他的一頂帳幕，使死者坐在帳幕中央，在他面前放一張桌子，桌子放一盤肉和一杯馬乳。此外，還埋入一匹母馬和牠的小馬，一匹備有馬籠頭和馬鞍的馬。另外，他們還殺一匹馬，吃了牠的肉後，在馬皮裡面塞滿了稻草，把它綑在兩根或四根柱子上。這樣做，是使死者在陰間有一頂帳幕住，有一匹母馬供他以馬乳，他還有可能繁殖他的馬匹，並且擁有馬匹可供乘騎。

至於重要人物，他們死後則秘密地找一個空曠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東西移開，挖一個大坑，在這個坑的邊緣，他們挖一個地下墓穴，在把屍體放入墓穴時，還用活人殉葬，他們把他生前寵愛的奴隸放在屍體下面。這個奴隸在屍體下面躺着，直至他幾乎快要死去，這時他們就把他拖出來，讓他呼吸；然後又把他放到屍體下面去，這樣一連三次。如果這個奴隸幸而不死，那麼，他就從此以後就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能夠做他高興做的任何事情，並且在他主人的帳幕裡和在他的主人親戚中成為一個重要人物。他們把死人埋入墓穴時，除將他生前的帳幕丟在空地上，也把上面所說的其他各項東西一道埋進去。然後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根仍然覆蓋在上面，恢復原來的樣子。由於蒙古墓無塚，所以，以後沒有人能夠發現這些墓葬。

元朝皇帝的安葬是極為秘密的。據史載，諸帝皆葬於所謂漠北的起輦谷。蒙古人把這塊墓地稱為「大禁地」。波斯學者拉施特「史集」多次明言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在不兒罕·合勒敦山，幼子拖雷，及孫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阿里·不哥以及其他後裔也埋葬在那裡。但另處又說靠近薛靈哥河之不答溫都兒有成吉思汗的大禁地，除忽必烈外，唆魯禾帖尼別妃及所有其他宗王均葬於此。異議甚多，蒙古大汗去世，用棺殮之，棺「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大汗無論死於何地，也要運其梓宮於漠北。為了保守秘密，不讓人知道大汗的確切葬地，在前往墓地的當天，如遇有行路之人，皆盡行殺戮。至其所葬陵地，開穴所起土成塊，依次排列，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蹬運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葬畢，「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志遺踪。」若干年後，參加送葬的人一死，便再也無人知道葬地的確切位置了。

由於蒙古民族的安葬習俗和保密傳統，要考察清楚元朝帝王葬地的確切地點便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情。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地名、地貌的變化，語言翻譯的局限，使元朝皇陵的地點成了一個歷史之謎。（周默、新九〇五八一）

街坊服務

收發室

收函：末名　我是福州人　龍依　甘海端

刊覆：蔡明森　陳潔泉　麥志強　李力行